

# 重新定位 迎接挑戰

□黃康顯



溫家寶總理較早前在泰國芭堤雅透過香港傳媒向香港進言：不進則退。究竟這是勸告抑或警告呢？在金融海嘯衝擊下，香港是兩岸四地中的重災區，雷曼迷債崩塌，令投資者損失慘重、中信泰富爆煲，連串事件引發金融監管問題；較早前也差點被二十國集團峰會列入避稅天堂黑名單，幸好中央力保，才可幸免於難。究竟香港出了什麼問題，犯了什麼錯誤？

## 貧富差距係數上升

十年前，香港的人均生產值稍超越英國，但之後不只被英國超越，還被加拿大、澳洲、甚至新西蘭趕上。猶記在港英管治後期，香港是英聯邦中的首富，全球排名接近首位；香港航運也曾是全球第一，競爭力更排在最前位置。到了今天，情況又有沒有改變呢？

目下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是物流、貿易、旅遊與金融，都屬服務業。由輕工業轉到服務業，這是香港第二次轉型。戰後第一次轉型是由轉口貿易轉到輕工業，是成功的轉型。因為，二十年間，由加工到製造，再將之多元化、高檔化，最後將生產工具北移，利用廣大土地與廉價勞力增加產量。由輕工業轉到服務業亦經歷了二十年，這二十年的轉型是否成功呢？

一九九七年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〇三年又受沙士疫情摧殘，能從谷底爬起，最大原因是後面有祖國這個娘在扶持。〇七年香港又一次臨高峰，成為全球第二大集資中心，原因是內地有很多公司在香港上市；內地放寬個人遊，訪港旅客數目因而創新高；貿易額也不斷上升；全球

貨櫃香港排名試過第一，也因為內地經濟急速發展，增長率高達一成以上所致。

但步入〇八年，在全球貨櫃港排名中，香港已跌至第三，被新加坡與上海超越。貿易與旅遊是香港的優勢，亦被新加坡超越。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兩項公布，營商競爭力方面香港排名第十一，新加坡則由第七升至第五；旅遊競爭力方面香港只排名第十二，新加坡就由第十六位升至第十位。此外，倫敦市政策及資源委員會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排名第四，落後於倫敦、紐約與新加坡，而上海則逐步上升。

香港與新加坡是姊妹城市，也是競爭對手，以前香港是略勝，如今新加坡在多方面都趕上香港。以往香港銀行處理很多國際外匯結算業務，但近年這些業務都轉往新加坡；香港的經濟體積比新加坡大，但新加坡吸引的外資不比香港少。以往新加坡的稅率比香港高，但今年初新加坡宣布調低公司利得稅一個百分點至百分之十七，只比香港高半個百分點；新加坡稅務優惠的花樣比香港多；科技與創意，新加坡一向比香港領先。香港各方面的全球排名一直下降，只有一方面上升，那是測度貧富差距的堅尼係數，〇六年已升至零點五三三，為亞洲最高。難怪溫家寶總理說，香港要好好處理深層次的矛盾。

## 全球排名一直下降

香港的許多排名本來是亞洲第一，但現在有好幾次竟然全球前十位不入；香港的中心地位本來亦是亞洲第一，但現在也已被新加坡取代了；而今後從後面追上的又是上海。很明顯，香港被夾在中間，偶一不慎，便被淹沒。雖然溫家寶總理安慰道：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可取代，因為香港有區域優勢，亦有長遠金融歷史及完備法規，「但是香港的金融中心也面臨着競爭，也還得用得上中國一句老話：不進則退。」

香港如今面臨另一項強大競爭，最近國務院表示，要在二〇二〇年確立上海作為金融中心，北京中央進一步介紹上海的兩個中心，即國際金融中心及航運中心。兩者都是過去香港經濟的賣點，對內地來說，香港過去旅遊的賣點是迪士尼樂園，如今上海亦興建迪士尼樂園了，因此香港面臨的競爭變成多方面，且是多方向的，新加坡以外，多了一

個上海。不過，最近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罕有地補充一句：「短期內香港的中心地位是不會改變的。」所謂短期內，是否指二〇二〇年以前？那麼以後又會怎樣呢？

金融中心是一個大中心，兩岸交往的中介是另一個大中心。較早前訪港的台中市市長胡志強說過，兩岸三通以後，香港的地位不只未變，還顯得更重要。即使是這樣，香港被新加坡超越以後，仍可作為中國的窗口，但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被確定以後，中國就等於多開一個窗口，且這個窗口，是靠近中國的中部，較近中國的核心。

## 強化強項急起直追

倫敦是全球唯一可與紐約平起平坐的金融中心，倫敦的優勢是在泰晤士河兩岸，直通大海，鐵路公路直達全國，有兩個國際機場，市中心與大倫敦有近千萬人口，面積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多出五成。而外倫敦有三十二個城鎮，人口合共有一千多萬。上海的優勢亦復如是，黃埔江貫通全城，外上海的工業可支援大上海的金融、物流，以至商貿，人口之多、土地之廣，是香港無法比擬的。

那麼香港的賣點是什麼呢？是完整的金融法規，完善的司法制度，完美的國際地位，法治凌駕於人治，香港可連繫國際，有國際的投資。但這一切，上海都可在十年內擁有，更何况近月雷曼迷債與中信泰富事件正考驗香港的金融法規，以及金管局的公信力。

香港唯一可做的只是「買時間」，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較長的時間，人民幣的國際化應先於上海的國際化、金融化。人民幣的國際化必須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成為全球的結算貨幣；進而成為區域間的投资貨幣，最後成為國際的儲備貨幣。如今尚未進入第二階段，因此正如劉鐵男所言：「短期內香港的中心地位是不會改變的。」

就在「買時間」的階段，香港可以做的有什麼？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香港可以發展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包括金融服務、貿易物流、旅遊觀光、醫療衛生、科技教育及高新技術產業六個方面。檢討和強化現有的強項，在競爭中發揮優勢。以中國之大，應能容納兩個金融中心，起着互補與配合，甚至分工的作用。香港亦應重新定位，特區政府斷不能「先吃老本，後靠娘養」。

作者為資深教授，博士

# 政府抗甲流做到「短平快」

## 官員走上第一線

有謂「吃一塹，長一智」。在經歷過去「沙士」入侵，政府手忙腳亂，近三百人命喪黃泉，以及「禽流感」多次肆掠，政府殺雞祭鴨鬧到雞犬不寧之後，這一次政府汲取了教訓，有條不紊地應對危機，真正是未雨綢繆，而且處變不驚。與以往相比，這一次政府在公共衛生安全危機處理上的鎮定自若及「短平快」的處理手法，成效顯著。這一仗政府打得漂亮。

所謂的「短」，是指政府衛生官員及主要施政者與防疫防疫工作、與醫院及隔離區之間的距離悄然縮短了，指揮與溝通系統順暢，相關的一些政府官員幾乎是直接參與了第一線的工作，那種高高在上的架子和作風明顯改變了。這種「短距離」，令五月一日晚間瑪嘉烈醫院發現第一宗病例，到政府迅速採取果斷措施，隔離相關人員，一環扣一環，緊湊、迅速、沒有拖泥帶水。在隔離期間，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以至特首曾蔭權及時並多次地出現在第一線或記者會上，部署工作，傳達信息，安慰受影響的旅客和民眾。因此，對政府採取的措施，不僅世界衛生組織給予了肯定，也使得多數被隔離者能夠認同與諒解。

這次甲流來勢洶洶，本港各大傳媒一時間成了「豬」的世界。然而，政府卻能做到胸有成竹，並沒有因事情緊急，而亂了方寸。政府在對抗甲流疫情上，一切從嚴，但卻能把握大局，社會各項生產、生活、娛樂照常進行，甚至在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的市民亦不多見。在甲流陰影下，在形勢最為緊張的那幾天，政府亦堅持不對來香港的任何航班作出限制規定，以確保社會經濟正常良好運作。事實證明，這是大膽的、也是正確的決策。這就是所謂的「平」，這就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心態和大度。

## 落實措施速度快

而在所謂的「快」方面，政府的反應和措施落實的速度與節奏是目共睹的。當香港首個病例出現後，政府毫不猶豫，即時封閉了病者入住的維景酒店，實行隔離觀察，迅速通報了此一情況，並開始在全港尋找與患者接觸過的人士。這種迅速的果斷措施使得病毒可能的傳播範圍被壓縮到最小，以最高的效率處理危機，做到損失最小，效果最好。

香港抗甲流已經跨過一道關，取得好成績，但全球甲流威脅仍在，且形勢仍相當嚴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日前表示，縱使再沒有新確診甲流個案，但疫症仍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蔓延，社會各界的防疫措施不可鬆懈。相信，有了前期防疫抗疫的經驗，政府在後一階段會更好保持「短平快」的作風，保護市民的健康，保障香港的公共衛生安全。

我愛香港！我愛你們！  
I love HK, I love HK people！



開心大解禁

・三龍・

# 超越控訴層次的反戰片

□崔少明



一部不想看還須看的電影，明知道看了不開心，甚至可能坐如針氈，但作為歷史上大是大非具有里程碑性的演繹，不看又不行。

本片在內地片裡是一個突破，要不是此前有馮小剛導演的《集结号》，震撼力會更強。這兩部都是反戰片。在這以前，內地一部講對越南「自衛還擊」的片子，首次說戰爭可怕、士兵想家。「文革」時期，誰敢說厭戰，那就是反革命。

## 藝術之作令人深思

但上述的「越戰」電影不直接講反戰。這個信息要到取材於國共內戰的《集结号》和講日軍大屠殺的《南京！南京！》才比較明顯。

以南京大屠殺為題的電影，中國人已拍過很多。但要到陸川導演的本片，才超越了控訴的層次，談得上藝術水平。只可惜講二戰日軍的電影，前年已有 Clint Eastwood（奇連伊士活）導演的硫磺島戰役大片，而且特地拍了兩部，分別從美軍和日軍的角度看待這場傷亡以萬計的戰役，美方觀點片、日方觀點後地緊接着上映，以示客觀。從勝方美軍角度看的名為《Flags of Our Fathers》（港譯《戰火旗幟》），從敗方日軍角度看的名為《Letters from Iwo Jima》（港譯《硫磺島戰書》）。而且，Eastwood 的這「對」作品也都採用黑白畫面，間接使現在的陸川作品變成「後來者」。

但現在《南京！南京！》為個別的日本軍人塗上強烈的人道色彩，換言之，屠城的口軍裡縱有一萬個壞蛋，也可能有一個「好人」，這對中國人的感情是強烈的衝擊。我們從小就相信日軍裡只有魔鬼，不會有例外。為了吸引觀眾，陸川用劉燭掛頭牌。但其實，影帶

扮演的國軍英雄只主持了全片開頭的四分之一，就與幾百個手下被日軍集體屠殺了。其後的四分之三主要是講南京淪陷後日軍的暴行，特別是一衆難民面對被殺被姦的可能，到底是忍辱偷生，還是為了尊嚴，將生死置於度外。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抉擇。但在絕對的暴力下，即使選擇苟且，也不擔保如意的算盤能夠兌現。其中一個主要角色以為出賣同胞可確保家人的生活，不料命運與他作對，女兒和胞妹先後被殺，以致萬念俱灰，最後與那些本來就打死數難的難民，走上同一條路。當然，讓這個角色有此結局，主要是服從政治正確性，使賣友求榮罪有應得。但相對中文原名，英文片名《City of Life and Death》更為貼切，也較有藝術性。

## 悲憤國軍具感染力

全片真正的主角，其實是一個日軍低級軍官角川（Kadokawa），借他來講出日軍裡也有質疑戰爭，至少是質疑戰爭暴行的人。說得涼薄些，此人忠忠直直，終須乞食。先是親歷大屠殺，感到心緒不寧。接著也許為了減壓，光顧隨軍的妓院。來自日本的軍妓見他還是處男，在床上循循善誘，令他產生了憐愛，立志非她不要。但心上人沒多久就染病去世，他則無時無刻不面對視人如牲畜般的殺戮，覺得活着比死去更難受。最後決定放棄，利用僅有的權力釋放了兩個藏匿在難民裡的倖存國軍後，選擇自我解脫。

此片的另一個主要角色是當時住在南京的德國納粹黨人 Rabe（拉貝）。納粹殺人之多本來更有甚於日軍，但拉貝在華經商，不但沒有介入納粹在歐洲的暴行，反而因為對中國有感情，利用納粹身份，成為南京市民的保護神。當時德日結盟對外侵略，日軍頭尊奉納粹黨人。拉貝遂利用日軍對他的顧忌，與南京的其他西方人設立難民營，庇護了一批中國人，包括國軍傷兵。但日軍挾着勝利者的權欲，對這個西方老頭來在他



汲取當年沙士的慘痛教訓，是次 H1N1 甲型流感剛「殺入」本港，有關部門即時封閉患者入住僅約五小時的灣仔維景酒店，將酒店內三百多名旅客及員工隔離七日。行動迅速，措施得力，使甲流在香港的可能

蔓延得到了有效控制，從而贏得市民的讚揚。

## 彌補受隔離者損失

隔離出於無可奈何。港大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強調，目前對付甲流缺乏科學證據和文獻依據，只能仿效沙士做法，政府封酒店是無可厚非。不過，有得也有失，唔好彩被隔離的幾百名旅客的心情就不那麼好了，不僅旅程被耽誤，而且生活多多不便，還要擔驚受怕。

政府及時向受隔離的旅客及員工致歉，又為他們的體諒表示謝意。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會見記者時，特別以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等兩文三語向有關旅客表示歉意，指出採取隔離措施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如果政府採取的措施引起不便，希望得到各界的支持和諒解。

此外，政府還聯同旅遊界向被困旅客「送大禮」，以彌補旅客受隔離的損失。對有意繼續留港觀光者，除安排免費入住酒店，每位旅客均可獲贈電話卡及八達通卡，以及本港主題公園一年免費門票等優惠。旅遊發展局主席田北俊表示，如旅客仍有時間、心情在港逗留幾天，香港亦希望可一盡地主之誼款待他們，「雖然有一個唔太開心的星期，但亦希望可在其他方面作多少彌補」，「希望他們離港時有多少美好的回憶。」

## 但願沖淡不開心事

對於唔好彩被困的旅客，這個星期的確唔太開心。雖然隔離也是對旅客自身的健康負責，但他們畢竟為港人作出了犧牲。否則，萬一甲流擴散，港人將會大遭殃。所以，隔離有理；而盡地主之誼給予他們彌補，讓他們用美好的回憶，去沖淡唔開心的事情，也是天經地義的。否則，有理的事情或許也會惹出麻煩來，從而影響香港的聲譽。

現在的世界頗複雜。墨西哥爆發甲流後，中國政府第一時間向墨西哥提供了 500 萬美元人道主義援助。可是，中國政府按照世衛規定，對境內約七十名墨西哥人進行隔離觀察，卻引起中墨外交風波。墨西哥指責中國「歧視」墨西哥國民，呼籲國民不要前往中國。因此，中國援助變成吃力不討好。

所以，要使被困的旅客能夠開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願港人的地主之誼，能夠給他們帶來美好的回憶。



# 不隔離可保證無恙嗎

□丁 傘



讀報不時感到世事之反常、時局之善變、人心之難測。2003 年的「沙士」由於政府一些部門在處理上後知後覺，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悲劇。社會輿論之猛，一時無兩。這次 H1N1 甲型流感襲來，政府動作之快，叫人大大感到意外，且有些驚喜。最典型的模板是對灣仔維景酒店的處理，以最迅速的時而下令封閉和隔離。一時間攻擊的輿論又鋪天蓋地而來。說沒有必要者有之，說政府製造緊張局勢者有之……於是，後知後覺有人罵，先知先覺也有人罵。這漸漸形成了香港一種叫人齒冷也叫人哭笑不得的「批評文化」。製造輿論的人將自己的位置擺在「道德」的高地上，不妨說，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神」的地位上，把政府所有部門當作他批評、審判、攻擊的對象。每一次天災，他們就站出來，當「救世主」般地說三道四。隔離灣仔維景酒店住客七日，避免了 H1N1 甲型流感的擴大和傳染，實際上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應該拍掌稱讚才是。2003 年京華國際酒店的教訓難道應重演嗎？未雨綢繆啊。

世界發展到今天，不少天災已可預測或可預防，比如地震、海嘯、火山爆發……但也由於科技的發展有其階段性和局限性，不可能百分之百那麼準確，美國蘇聯的太空試驗就不乏失敗而出人命的事例。最難的其實就是人為的決策，要拿捏到百分之百的準確、火候、時刻、程度等，都是一種藝術。比如凌晨的暴雨，無法判斷是「黃色」或「黑色」暴雨時，最考有關人的智慧。萬一這一次不封閉灣仔維景酒店，偏偏病菌擴散，多人中招，政府有關部門將所受到的責難，豈不是更猛烈麼？

食客嫌菜不好吃，當然未必要請他為廚師試炒，但他至少要明白「廚藝」不簡單；同理，你該明白，對付一場傳染病，決策要決得高明，談何容易，你該抱一份諒解之心啊。

們與中國人之間甚為不快，一有藉口就來難民營需索。在日軍的槍口下，拉貝往往只能委屈求全。何況納粹德國本身就殺人如麻，又怎會支持黨徒阻止日軍在華的暴行？最後，拉貝被德國上司勒令撤出南京，轉赴上海。拉貝離開難民營時，營內衆人知道自己朝不保夕，名副其實地「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拉貝深感自咎，當衆向難民雙膝下跪。

本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日軍的暴行和生死的抉擇，而是劉燭和一衆國軍的造型，尤其是他們臉部特寫的邋邇、仇恨和悲憤，最後走上不歸路時的壯烈。對我來說，這比日軍姦淫殺戮的鏡頭更具感染力。臨近結尾時，兩個國軍知道自己已死裡逃生，其中的娃娃兵面向陽光露出了笑容，似乎在暗示戰事最後的勝方誰屬。

## 「請纓難民」心態成疑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同樣是造型，本片最失敗的是，開始講述難民時，一衆婦女太漂亮，難民營看上去像名模訓練營。這在戰爭中不但不真實，更似乎想觀眾對其後連串的姦淫場面產生心理預期。

日軍連拉貝交出一百名「慰安婦」時，一個以賣淫為業的難民率先請纓。不少評論視為仗義每多屠狗輩、妓女也愛國的體現。但問題是，在一衆女難民裡，這位女士本來就打扮艷麗、一臉倜儻，更以職業需要為由，拒絕像其他婦女，剪短頭髮以免被姦。若此，她豁出去當慰安婦，並不能說明是自我犧牲來保護女營友。

完場時，字幕打出各主要角色的生卒年份，其中的娃娃兵仍然在生。這不但說各要角確有其人，更是暗示本片的情節有所本。我相信，正如他成名的導演作品《可可西裡》，陸川拍此片出發點良好。但要說絕對無意譁衆，則恐怕過於天真。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